



秘楼 史三

阿骨打与楼兰①

[比] 毕平◎著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楼兰秘史

阿骨打与楼兰 I

[比]章平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阿骨打与楼兰 / (比) 章平著. —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0. 9

ISBN 978 - 7 - 5104 - 1242 - 4

I. ①阿… II. ①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比利时 - 现代
IV. ①I564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74590 号

阿骨打与楼兰

作 者: (比) 章平

责任编辑: 李红兴

封面设计:  弗兰克工作室

版式设计: 欧阳潇湘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中文网址: <http://www.nwp.cn>

英文网址: 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 权 部: +86(10)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 数: 170 千字 印张: 9.125

版 次: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04 - 1242 - 4

定 价: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主要人物关系表

阿骨打——流落巴黎的华侨。因一个巴黎老板向他展示古楼兰的图片而梦想进入古代楼兰，因一个时空错乱的机会，真的到了古代楼兰王国，他是把现代人生活经验带入古楼兰的“革命先驱”，最终成就一代被楼兰人不断打断手脚的“先知”。

皎皎——华侨穷画家的女儿，单亲家庭。她轻度神经失常。阿骨打巴黎时恋人，或说女朋友。是阿骨打楼兰寻宝的精神力量。

雅哥布——阿不丹渔村人，父亲布小一，被楼兰元蒙王冤杀，与楼兰王室有不共戴天之仇。他随仇恨大师昙无讖学艺，一心报仇雪恨。担任过楼兰大祭司。陷入了对楼兰公主雪儿达娃单相思的苦恋。

雪儿达娃——楼兰鲁安达王与阿不丹渔村美女兜勒雪儿的私生女。楼兰圣女，爱上那传说中的怪物狼王魂。狼王魂又为雅哥布所假扮。她与雅哥布几经误会，终至化解，又遭三股势力追杀。

元蒙王——楼兰国王，在位时，丢失了楼兰镇国之宝——

水母珠。人不算坏人，且制造过多起错案冤案。

鲁安达王——楼兰二王子，后登楼兰王位。雪儿达娃的父亲。他的抱负是努力去做一个好国王。

苏丽王后——楼兰已故大将军苏勒之女。由鲁安达母亲撮合，与鲁安达终成眷属，顺至楼兰王后。

布小——雅哥布父亲，楼兰一朝才子，为一撮毛拖落冤案，被元蒙王所杀。

一撮毛——冤案的受害者，也是冤案的制造者。坐了两年冤狱，一心想平反，结果，弄丢了自个吃饭脑袋。

昙无讖——克什米尔人，多次被帝王们陷害，终成仇恨大师。初期研究佛学，《涅槃经》方面专家，后为雅哥布师傅，专研究巫术，为楼兰袄教祖师爷。

拓拔焘——北魏太武帝，即北魏第三代皇帝。骑兵统率，军事大家。好开疆拓土，痛恨佛教。在位 29 年，晚年因杀戮太多，遭宦官宗爱密谋暗杀。

史竞虎——拓拔焘帝的得力战将。父亲为北魏帝太子侍读郎，出使楼兰，爱上楼兰圣女雪儿达娃，没有结果，因爱生恨，恰好拓拔焘大帝有吞并西域之意，遂率 30 万大军，先攻武威，败沮渠蒙逊部，再起兵楼兰，要报失恋的“深仇大恨”。

宗爱——北魏拓拔焘帝的宦官，因对拓拔焘帝心怀仇恨与恐惧，在皇宫后院，密谋暗杀成功拓拔焘大帝。

沮渠蒙逊——时为凉州王。兵败武威，投奔楼兰不被接纳，越荒原借二十万匈奴天狼军，楼兰城外与史竞虎军对决。

哈力——鲁安达王时，楼兰一代名将。曾协同雅哥布出征高昌国及交河古城堡。后为抵抗匈奴三大王裸虫之精者进犯，战死狼王庙附近。

兜勒雪儿——楼兰阿不丹渔村大美女，曾与鲁安达王子坠落爱河，未婚先孕，即雪儿达娃母亲，后嫁同村青年经昶白，因与女儿决裂，随丈夫做了沙漠大王。

哼大——楼兰勇士，与哈力齐名。

兜勒老人——世居阿不丹渔村，兜勒雪儿父亲，雪儿达娃的外祖父。

经昶白——世居阿不丹渔村，是渔人也是猎人，为兜勒雪儿丈夫，后当了沙漠大王。为保卫楼兰，与兜勒雪儿双双战死楼兰城外。

克力提——阿不丹渔村的富家子弟，曾是雪儿达娃未婚夫，因雪儿达娃做楼兰圣女解除婚约时获益，鲁安达王特派他为楼兰税务官，“富”得流油，终因贪污腐败而逃亡武威。

报信官晋大人——鲁安达王的近臣，阿骨打先生的半个朋友。进雅丹魔鬼城采摘雅丹雪莲，死于雅丹。

尕娘——楼兰城内女裁缝，阿骨打在楼兰的女朋友。后嫁兹龟国的富商。

狼王魂——传说中狼家族的怪物。

驼背熊库鲁克——狐丘村人，雅哥布的心腹，秘密组织祆教的主要成员。

小尕马哥——驼背熊库鲁克的外甥，曾奉雅哥布为榜样，后背叛，接管祆教，成为复仇势力的首领。

李柏——前凉西域长史。汉地与西域各国的联络高官。曾率军平定过交河古城堡赵贞、刘曜的叛乱。

皮龙多——楼兰城内著名的瞎眼琴鼓手。

管家库——沮渠蒙逊府总管，沮渠蒙逊小妾月牙妹的地下情人。与月牙妹联手，设计陷害阿骨打，致使阿骨打先生进奴隶劳改营，当了一回奴隶。

月牙妹——沮渠蒙逊的某位小妾。

奴隶劳改营主任——沮渠蒙逊府奴隶队伍的最高管理人，他说：做下属的脑袋，只能用来武装上司的思想。

史一廊——北魏境内神医，希望看见石头里再蹦出个“孙猴子”，试验失败，为拓拔焘所杀。

扎默西——匈奴派往楼兰的使节。

巴 黎

我一直记得，那一年巴黎夏天的阳光，从酒店玻璃窗那儿照进来是奶油色的。我们站在太阳光里，老板翻出一张黑白人头象的画图给我看，他告诉我，那个人叫奥尔德克什么的，带点儿神秘的表情，说：“这个凹眼挺鼻尖下巴生几络胡子的老头，一百多年前，他带了一个瑞典人，去咱们楼兰，拿走了咱们楼兰的许多宝贝——”

“在那个楼兰那里，你说，你说真的有宝贝吗，老板？”听到了“宝贝”两个字，我小心翼翼地问道。

老板呷了一口红酒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阿骨打，楼兰绝对有宝贝！”

我的手心渐渐地出了热汗。

老板弄来了几幅图画，他把画一张一张小心地铺在桌面上，指着其中一幅图画对我说：“阿骨打，你不知道这个人吧？你猜猜，他会是谁呢？”

“这个人怪怪的，我瞧着如牛魔王哩。”

“哈哈，哈，他怎么是牛魔王呢？他与孙悟空或《西游记》可没什么关系。”

“那他是谁呢？老板。”

“他的名字叫蓐收，咱楼兰人管他叫人面虎爪收杀之神。你瞧他这儿，他这儿，这儿神奇了吧——对，他左耳上头——”

“噢，他左耳上有两条蛇呢。”

“对，对。还有，他双脚踏的是两条龙，他手上执的是一柄银钺——”

“老板，他不象一个普通人呢？”

“那当然。”

“那他——”

“你瞧清楚了吧？两条蛇的蛇皮上写满了字呢，咱听老辈的人说，那字儿记了人世许多秘密。也有人说，那是一幅藏宝图哩。这些小虫样儿的字——你要读懂了那意思，嘿嘿，阿骨打，你不想发财怕你都很难哩——”

我“啊！”地惊叹了一声。

“知道楼兰神奇了吧——”

愣了愣后，我问道：“老板，你说，我们能碰得到这个——这个帮别人发财的人吗？”

老板“哈哈”笑了几声，眨眨眼睛，带点神秘地说：“阿骨打，如今的世界很奇怪的，便路边一个流鼻涕小男孩说的话，如果被情报人员带进总统办公室，那也会引发一场战争的。你瞧，有人证明过，加拿大的一只蝴蝶飞过去，会让太平洋刮一阵大风暴，阿骨打，你如果能跑到千年前的楼兰，你一定碰得到这个人，你还能发大财哩。”

如果人凭空能发大财，那种美妙的感觉肯定无与伦比。我把老板的话牢记于心了。从那个阳光灿烂的午后起，我开始发呆，神不守舍。

八月的某一天，在巴黎某条地铁线路上，我安静地坐在车

厢一角，左脚边搁了个破旧大背包。车箱里充满咖啡、酒精、牛油和酸奶的气味。这里没有人想说话，没有人想理睬别人。我对面坐了三个拿报纸遮盖住脸孔的人。我手里捧着一本书——只想两件事，皎皎和楼兰。最近我没事干，读许多书，是从巴黎图书馆借来的，它们都与古代楼兰有关系——窗外头是一片黑暗中移动的繁华。

突然，灯光骤然明亮了一阵，又骤然黑暗掉了，紧接着传来了钢轮与铁轨强烈的摩擦声，如砂轮打磨出钢铁火花，一片灿烂而明亮的光。我突然看见，火车前头铁轨上，跳跃着走来一个红衣小矮人。

我拼命地挥手，拼命地挥手。我想叫红衣小矮人快快跑开，但小矮人不听我的话——他脸上的笑容一直那么神秘。

妈妈的儿子，滚滚车轮从那个人身上碾过去了，我当即失掉所有的知觉。在那不久之后，或也在那很久以前，我在另一个地方醒来——楼兰。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|---|
| 巴黎 | 1 |
|----------|---|

卷一 仇恨的力量与困惑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 古楼兰的一起文字狱冤案 | 1 |
| 二 雅哥布的师傅县无谿 | 5 |
| 三 雅哥布在痛苦中成长 | 10 |
| 四 县无谿师傅打造时间的棺木 | 18 |

卷二 爱的困惑与力量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五 鲁安达王子和兜勒雪儿的爱情 | 26 |
| 六 鲁安达王子离开了阿不丹渔村 | 32 |
| 七 鲁安达王子与大将军女儿苏丽 | 38 |
| 八 兜勒雪儿的忧心与苦恼 | 43 |
| 九 兜勒雪儿终于嫁掉了自己 | 54 |
| 十 雪儿达娃希望寻找一个父亲 | 67 |
| 十一 雪儿达娃与克力提的恋爱 | 74 |

卷三 沙漠狼与罗布泊湖的鱼

- 十二 一个神秘传说,沙漠狼被改造成了水底鱼 80
- 十三 阿骨打闯进了雅丹魔鬼城 83
- 十四 我与古楼兰的圣诞礼物 93
- 十五 六十四根石柱的三座楼 101
- 十六 狼王庙里惊心动魄的一夜 104
- 十七 雅哥布内心的愧疚与羞涩 111
- 十八 天狗吃掉了楼兰城头的红太阳 115

卷四 “先知”的困惑与力量

- 十九 李柏攻克了交河古城堡 122
- 二十 雅哥布盗回了楼兰的水母珠 128
- 二十一 我痛恨“先知”的称号 135
- 二十二 我的现实主义精神 142
- 二十三 “先知”是这样炼成的 147
- 二十四 阿骨打多做了一次爱情傻瓜 151
- 二十五 阿骨打在古楼兰鼓吹了一回民主与
自由 159
- 二十六 一代楼兰名将哈力 165
- 二十七 雪儿达娃决定去跟踪雅哥布 172
- 二十八 阿骨打决定走走丝绸之路 182
- 二十九 我进了奴隶劳改营 188

卷五 楼兰的困境与突围

- 三十 北魏史竟虎将军率领 36 名勇士来到楼兰 ... 198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三十一 | 史竟虎夜袭匈奴使节团 | 207 |
| 三十二 | 狼王魂终于带走雪儿达娃 | 220 |
| 三十三 | 雪儿达娃再次来到狼王庙 | 227 |
| 三十四 | 在火焰中,雅哥布与雪儿达娃化作两只 孔雀 | 240 |
| 三十五 | 历史走到了不幸的预言中 | 256 |
| 三十六 | 王后之死与楼兰的搬迁 | 267 |

卷一 仇恨的力量与困惑

一 古楼兰的一起文字狱冤案

1

楼兰，已如我的血流在我的身上。

到了这里之后，我经历了许多事，也认识了许多人。

我有两个最要好的朋友，一个是雅哥布，一个是雪儿达娃。我对雅哥布不满过，后来听说了他的许多苦难，我心里就没有不满了。在楼兰，我没有比他们俩更要好的朋友了。至于我准备向她发展爱情的小孬娘，嫁了人后，她没有给我写过一封书信。还有被狼啃得只剩下几根骨头的报信官晋大人，他只能算是我的半个好朋友。这些情况，我以后慢慢都会说到，现在，我要说说雅哥布父亲布小一的这一桩冤案！

古楼兰发生的这一桩冤案，也与那言论自由什么的有关的。翻开人类社会的发展史，这种与口水有关的冤案，可以说比比皆是。好了，现在言归正传吧。

我们大家经常说的这些话：

——咱们人的事呀，常常被一个什么人，给设计得一塌糊涂。

——比如说，所谓智慧吧，一定在什么地方出了差错，我们总要问鱼，为什么没有像鸟那样的翅膀？为什么没有在天上飞的快活？

比如说：我们脚底的土地，被一个什么人用个什么脚踩过了，后头的什么人说，我们的脚底下有一条什么路了。我们不再去想用自己的脚，去走一条自己的什么路来——

又比如说：谁也不敢说，天下是所有人的天下呀——等等。

上面的这些屁话，在古楼兰时，就有一个落魄的读书人说过。

这个读书人，就是雅哥布的父亲布小一。

布小一在楼兰城内马场边上摆卖芦苇编的草篓与簸箕，一连几天卖得不好，到了太阳快落尽时，他早晨吃的那点食物早没有了，肚子直饿得咕咕叫。布小一心里很不满，便对几个摆摊的同伴嘀嘀咕咕说了这些话。几个摆摊的同伴对这些“闲话”没多兴趣，由着布小一一人唱了一回独脚戏。

布小一先生不过一时贪图嘴巴快活，随便说说而已，他未必有什么大恶意，比如同时生活在长安，或生活在别的什么年代，都属那等无聊的读书人，他们心头有了点屁感慨，就爱出来言论自由一下。

布小一的话被一个叫一撮毛的读书人听到后，一撮毛说他不仅听明白了他的话，他还听出许多共鸣的心声。

这个一撮毛也是闲来无事，他拿了条板凳当街坐下，引了三五个熟人一起来说闲话。这一天的天气炎热，他边说边摇一把油腻的鸡毛扇。他起先只说附近龟兹国王宫的富有，殿堂里

尽是青铜器、黄金、白银、琥珀、象牙、玛瑙，一切都那么华丽，财宝多得数也数不清，比如用金壶装水，拿银盆洗脸，床上铺丝绸被褥纯净白麻布被单，有纯净暖和的羊毛毡，连那穿长袍的女佣人，也如橄榄油那般纯净明亮。只他肚子里咕噜一叫，大家沉默了一会，然后见他脸上渐渐地浮现起愤愤不平之情，他开始照搬布小一的话，也滔滔不绝地谈论起来，甚至还说出与那陈胜吴广相同的意思——帝王将相宁有种乎？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！

做邻居的都知道，这个一撮毛，他不过得个嘴巴说说而已。听的人只把他的当笑话听。倒是那几个七八岁的孩子，他们学起了一撮毛，自己在街上摇头晃脑说来取乐。

楼兰城内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官，他想做个好官，他穿了便服到民间察访民情。大街小巷，他走走看看的，最后注意到了这种反动言论。一个早晨，这个官从官府派出了三个公差，把这个一撮毛从床上拎起，一路打骂带回了官府衙门。

一撮毛坐了老虎凳，灌了辣椒水，几次审讯下来，一撮毛早已皮开肉绽，两条拖脚链的瘦腿坐着都发抖。他一见官老爷，未等喝骂，就早早跪下呼叫官老爷饶命。

“一撮毛，老实招来吧，你有多少同党？有什么行动纲领，或组织原则，指导思想是什么？你早交代清楚了，你也少受点苦头——”

一撮毛说，他说的这些话不是他说的，是一个名叫布小一的人说的，结果布小一也被抓了起来。

经过三天的审讯之后，两个人的判决书下来了。判决书说，他们两个人多年来一直妖言惑众，对国家社稷造成了极大的危害。判决书说，他们不杀不足以阻止种种谣言传播，不杀不足以平息民愤。一句话，他们两个人得砍掉脖子上的脑袋。

夜晚在充满威胁的气味中到来，牢卒送来了最后的晚餐。坐牢的人说是最后的断头饭。一撮毛且讨好地问道：“牢头大哥，今夜吃的东西怎么好许多呢？”

牢卒说：“你也不要啰嗦，想吃的赶快吃吧！到了明天这时，怕你已到阴曹地府，你想吃都没得吃了。”

牢卒走后，一撮毛就伤心欲绝地哭了起来。

布小一恼火了说：“一撮毛，你既然怕死，你为何一口咬定咱们两个是同党？”

“都是你说了那些屁话，才害得咱也跟着丢脑袋。你这个坏东西，咱做鬼也不放过你的。”

“我可没有那个造反的意思哩。”

“你不想造反，那你说那些话干什么？”

——

一会儿，一撮毛又不停地漫骂人世的万物。

然而，他们已经无法改变自己被砍头的命运。

* * *

布小一的头颅被砍下时，雅哥布也正在刑场旁边。他是骗过母亲与妹妹跑来楼兰的。他把脸孔往栅栏条木上挤出了个可怕的形状。雅哥布的喉咙突然冒起一股酸溜溜的东西，如生了锈的铁器在激烈摩擦，喉咙间的一股声音，拦也拦不住地直冒上来——

雅哥布想父亲是看到他了。父亲的眼睛里有一种敢向天发问的勇气。父亲有许多话没有用嘴巴说出来，但他用眼睛说出来了。

就算在十多年之后，雅哥布也这样相信，从那个午后起，人世的善良已悉数被他父亲带去了另一个地方——如果说，这